

(修订版)

王泰栋◎编著

Jiang jie shi de di yi wen dan chen bu lei



蒋介石的 第二文胆 陈布雷



解读一代「文胆」传奇人生

剖析古今「完人」真正死因

最受瞩目的
民国人物
传记作品

历史上一個具有神秘性和争议性的人物
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的如椽之笔

名篇

「下场」成为蒋介石的文胆及谋士

对蒋介石或同僚总是恭敬有加，并且，廉洁自律，
不贪污腐败，被蒋介石称为「完人」

独家揭秘

陈布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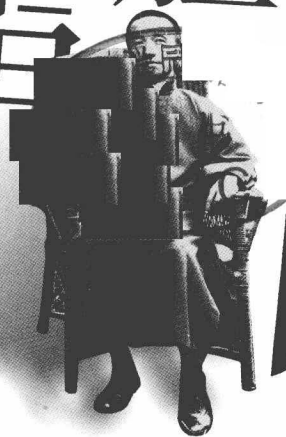
自杀之谜

他为国民党统治的日益艰危和种种腐败状态忧伤不已，
自己无法支撑住将倾的大厦，
悲愤交加，只能走向悲剧的结局

(修订版)
王泰栋◎编著

蒋介石的 第二文胆 陈布雷

解读一代『文胆』传奇人生
剖析古今『完人』真正死因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蒋介石的第一文胆陈布雷 / 王泰栋著.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 - 7 - 5126 - 0254 - 0

I. ①蒋… II. ①王… III. ①陈布雷(1890 ~ 1948) - 传记 IV. ①K827 =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14242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出版社)

(010) 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 (发行部)

(010) 85113694 (邮购)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出版社) 65228880@163.com (投稿)

65133603@163.com (购书)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70X230 毫米 1/16

印 张: 27.25

字 数: 550 千字

印 数: 5000

版 次: 2011 年 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26 - 0254 - 0/K · 602

定 价: 49.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一点感想(代序)	(1)
陈布雷日记解读(代序)	(3)
第一章 陈布雷自杀之谜	(11)
一、是心脏病突发吗?	(11)
二、为什么自杀?	(13)
三、陈立夫的来电	(18)
四、一束遗书见真情	(20)
五、“要死得清清白白”	(24)
六、“布雷先生完了!”	(26)
七、“遂其澹泊之志”	(27)
八、蒋介石痛失“文胆”	(28)
第二章 陈布雷秘书和副官的回忆	(35)
一、遗书的公开发表	(35)
二、“公以处事、诚以待人”	(37)
三、平易近人,但也有亲有疏	(38)
四、陈布雷的最后一段日子	(39)
五、陈布雷的最后一句话——“让我安静些!”	(41)
六、蒋介石大吃一惊前来诀别	(42)
第三章 心力憔悴只有一死	(44)
一、友人和妻子回忆	(44)
二、55年后,周宏涛的一段口述	(48)
三、是否向蒋介石忠谏过?	(50)

第四章 陈布雷的家乡——孝慈之乡,文化之乡	(52)
一、孝慈之乡	(52)
二、文化之乡	(53)
第五章 陈布雷的家庭	(55)
一、母亡父逝,长子代父	(55)
二、陈布雷治家	(57)
三、陈布雷嫡亲同胞兄弟姐妹	(59)
四、“兄教弟学”——大哥陈纪怀对陈布雷的影响至深	(61)
第六章 陈布雷从启蒙到浙高	(66)
一、启蒙——四书五经与新式教育并举	(66)
二、从背榜到府试第一名	(68)
三、慈湖之畔覆满同志社	(68)
四、洪佛矢暮年识英才	(70)
五、甬江——退学	(71)
六、西子湖畔——杭高	(73)
第七章 陈布雷热爱新闻事业	(77)
一、陈布雷以学生一封爱国之信公布于《天铎报》	(77)
二、走进《天铎报》响应武昌起义,《谈鄂》十篇	(78)
三、为孙中山大总统译“告友邦人士书”首刊《天铎报》	(82)
四、进《商报》撰评论	(85)
五、倒军阀,争主权,陈畏垒倡“全民革命”	(86)
六、“在北惟颜旨微,在南惟陈畏垒”	(91)
七、加入《时事新报》锐气大减	(94)
第八章 陈布雷也喜欢教书	(96)
一、陈布雷执教效实中学	(96)
二、任效实中学校长	(97)
三、兼任宁波四中教职	(98)

第九章 陈布雷与蒋介石(上)——书生从政	(100)
一、南昌见蒋	(100)
二、蒋介石第一次下野——陈布雷回乡小住	(105)
三、居乡忆旧惟正统	(108)
四、“只愿任先生的私人秘书……”	(110)
五、北平祭告孙总理	(112)
六、浙江省教育厅长——西湖博览会	(119)
七、在杭州举行的第一次全国运动会	(123)
八、蒋介石兼教育部长——陈布雷当次长	(125)
九、国民党中央宣部副部长——官非宜解	(126)
十、“敌乎? 友乎?”	(130)
十一、侍从室与陈布雷	(134)
十二、随蒋巡视川、黔、滇	(137)
十三、杨永泰之自负与陈布雷之谦诚	(141)
十四、陈布雷侍从室以外之工作——收集国内外和各省资料	(143)
十五、陈布雷随蒋介石到云、贵、川之另一收获——搜寻遗闻轶事	(149)
十六、陈布雷心系灾民与自省	(155)
十七、陈布雷之亲情与乡情	(157)
十八、两广事变——《报国与思亲》	(160)
十九、西安事变——陈布雷忧愤交集	(163)
二十、陈布雷在西安事变中大造舆论	(166)
二十一、编写《西安半月记》，陈布雷绞尽脑汁	(172)
二十二、陈布雷编《西安半月记》之谜	(176)
二十三、陈布雷又萌引退之念	(179)
第十章 陈布雷与蒋介石(中)——八年抗战	(183)
一、在病痛和苦痛中决计随蒋抗日	(183)
二、庐山谈话会——《最后关头》	(185)
三、关于日本“帝国之花”南造云子谋刺蒋介石事件 与陈布雷	(189)
四、南京撤出前陈布雷之忧愤	(190)

五、在武汉——最高国防委员会	(192)
六、《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	(196)
七、在日机轰炸下的陈布雷	(202)
八、在武汉抗战中陈布雷爱国之心未息	(204)
九、夜探汪精卫	(207)
十、陈布雷在陪都第一年	(210)
十一、在重庆时的蒋介石与陈布雷	(215)
十二、“宁静致远 澹泊明志”	(217)
十三、在反共与诱降的逆流中	(220)
十四、党内有党，派中有派	(225)
十五、陈布雷撰文加强与西方各国联系	(226)
十六、陈布雷痛悼张季鸾	(233)
十七、陈布雷对子女、家乡情钟万千	(238)
十八、陷入痛苦与矛盾之中不能自拔	(239)
十九、为孔祥熙案向参政会做说客	(241)
二十、陈布雷感到写文章“难乎其难”	(243)
二十一、陈布雷心病已重	(244)
二十二、陪都前四年生活点滴	(246)
二十三、《三民主义半月刊》	(250)
二十四、破虏靖烽烟	(252)
二十五、陈布雷对开罗会议的报道处理	(256)
二十六、陈布雷日记见证蒋介石与史迪威、罗斯福关系	(259)
二十七、陈布雷与蒋介石之君臣关系	(265)
二十八、陈布雷已有及早引退与隐遁之想	(267)
二十九、陈布雷眼中的各种人物	(271)
三十、陈布雷对儿女与家乡之情	(277)
 第十一章 陈布雷与蒋介石(下)——油尽灯枯	(280)
一、“此树婆娑生意尽矣”	(280)
二、“抗战胜利大突然了”	(283)
三、抗战胜利陈布雷竟连呼“奈何奈何”	(286)
四、陈布雷深感经济之严重压迫拟专心编纂	(288)

五、陈布雷感到进退都无是处,皆所自造“命也乎”	(289)
六、告别山城依依不舍	(291)
七、“笔啊!笔啊!”	(293)
八、撰写文告只是拼凑而已	(294)
九、陈布雷的治心之要	(296)
十、陈布雷嫁长女细儿与故乡之行	(298)
十一、主人衣锦还乡——修家谱	(303)
十二、“从一而终”	(306)
十三、庙廊山林之思	(308)
十四、“殷忧无限”与“无可言说”?	(311)
十五、在庐山休养两月此心郁结无从排遣	(313)
十六、“愿天常生好人,愿人常行好事”	(314)
十七、国民大会 物价狂跳 谣言四起	(315)
十八、无法回天	(317)
十九、“瓶之倾兮,惟垒之耻”	(321)
二十、“孰有过于父子见解相背驰也”	(325)
二十一、“怅念时局,百感交集”,死前日记,剖露心迹	(327)
二十二、11月11日最后一篇日记及12日夜之杂记	(329)
 第十二章 陈布雷与郭沫若	(333)
一、两位才子	(333)
二、人才难得	(334)
三、蒋介石两次单独召见郭沫若	(336)
四、在重庆的一次官邸小宴上	(338)
五、“相惜文心脉脉通”	(339)
 第十三章 陈布雷与邵力子、张治中	(343)
一、私谊笃好和“仕隐”箴言	(343)
二、不啻骨肉之情	(344)
 第十四章 陈布雷与沙文若	(348)
一、同乡同门之间	(348)

二、从政乎？从文乎？	(349)
三、沙文若见蒋介石	(351)
四、编纂《武岭蒋氏宗谱》	(351)
五、陈布雷自杀前与老同学之间谈心	(353)
第十五章 陈布雷与陈立夫、陶希圣、张其昀	(355)
一、一次胁迫	(355)
二、重才轻德	(356)
三、一个政治书生	(357)
第十六章 陈布雷与程沧波和青年记者	(359)
一、程沧波回忆陈布雷——无法解忧	(359)
二、黄萍荪夜访陈布雷	(360)
第十七章 陈布雷与故旧	(363)
一、邵裴子——终身不忘的恩师	(363)
二、陈布雷与张任天——“民亦劳止，讫可小息”	(364)
第十八章 陈布雷与同胞兄弟	(367)
一、长子代父	(367)
二、“总算没有辜负先父临终嘱咐！”	(367)
三、弟妹皆受高等教育	(369)
第十九章 陈布雷和夫人王允默	(370)
一、洁身自好，爱情专一	(370)
二、一介书生先夫子	(371)
三、“君之于我，犹如明灯”	(371)
第二十章 陈布雷和女儿陈琏——两代悲歌	(374)
一、陈布雷对八个子女说——保持清白家风	(374)
二、陈布雷为什么最疼爱怜儿——陈琏	(375)
三、怜儿在外婆的娇宠下长大了，陈布雷心怀内疚	(376)

四、五婶和七叔对陈璉的影响	(379)
五、陈璉第一次认识父亲的软弱和矛盾	(381)
六、1939年7月——陈璉秘密加入共产党	(382)
七、陈璉和袁永熙都是跨过“门槛”的热血青年	(385)
八、陈布雷对陈璉说,希望不要公开同他树立起两面 对立的旗帜	(388)
九、皖南事变,袁永熙和陈璉奉命隐蔽到滇南农村	(389)
十、邓大姐对袁永熙说:“还是把陈璉找回来,留在她 父亲身边可靠。”	(392)
十一、陈布雷伤心之至,在云南报纸上登出了寻女启事	(393)
十二、陈布雷无法说服女儿,只好说:“家里不谈政治”	(394)
十三、陈布雷指导女儿写历史论文“论魏征”	(395)
十四、爱国人人有责,父女两是一致的,但是..... ..	(396)
十五、父女之间见解终不能一致	(398)
十六、陈布雷同意陈璉与袁永熙结婚	(401)
十七、蜜月刚过,陈璉与袁永熙被捕	(405)
十八、陈布雷把女儿和女婿保释出来	(408)
十九、陈布雷日记,劝怜儿“殊苦无术”	(409)
二十、陈布雷自杀前亲人中见最后一面的是女婿袁永熙	(411)
二十一、归心如箭,陈璉与袁永熙由表妹郁文陪同北上	(412)
二十二、陈布雷和陈璉父女俩各自忠于自己的信仰, 却走上了同一条自尽的路	(414)
二十三、两代悲歌	(416)
附:陈布雷(1890—1948)年表	(421)
后 记	(423)

一点感想(代序)

毛翼虎

王泰栋同志以其所撰之《陈布雷大传》给我看,他是一位有心人,为写此传,下了不少工夫,费了大量心血。几经修订,庶成此稿。我通读以后,不禁思绪万千,感触多端。

布雷先生是我的宁波大同乡。忝属晚辈,虽少交往,但早年对他的文章道德,是颇为心仪的。1948年,我任立法院立法委员时,有机会得在南京识荆,曾多次偕同浙江同乡去看望他。他沉默寡言,谦恭有礼,使人有肃然起敬之感。有一次我问他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和形势,他用缓慢低沉的口气对我说:“力量”和“形势”两个词要分开来讲,论“力量”,国民党陆、海、空军优于共产党,问题在于“形势”这个词。他是看到总的趋势的。我和他最后一次晤面是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开会时,他一反常态,殷勤招呼,亲切握手。后来到他自杀的噩耗传来,我仿佛恍然感到他是在和人们告别。思想上的矛盾,精神上的痛苦,终于使他出此下策。

《陈布雷大传》资料丰富、真实。其实此书写的不仅是布雷先生个人,实际上反映了辛亥革命以迄新中国成立前四十年间的政局诸端,其间以布雷先生与蒋介石的关系为主轴加以叙述,兼及布雷先生与郭沫若、邵力子、张治中、沙文若(沙孟海)诸人,与同僚下属以及兄弟、妻子儿女间的种种关系。不仅可供了解布雷先生的为人处世,对当时的时代环境与历史背景的来龙去脉也不无重要的参考价值。作者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总的来说,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我总感到,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是难的,像布雷先生这样的人尤难。因为写到他,就必然牵连到蒋介石和当时政局的方方面面。像作者这样用笔,如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就绝不可能。这只有在三中全会后批判了“左”的错误倾向和实现了拨乱反正与团结一切爱国力量的政策之后,才能解放思想,来写这样的文章。综观布雷先生的一生,他的廉洁操守是众所周知的,可惜由于未能体认政治立场之错误,造成金陵自殒的莫大悲剧。盖棺论定,我觉得他的一颗爱国之心从未泯灭。当祖国处于风雨飘摇、外侮侵袭之时,他奋其如椽之笔,于《天铎报》、《商报》以至抗日时期代蒋介石所拟的有些重要文告中,可以看到。当然他为蒋所拟文稿,亦多违心之论,这正是他最感痛苦的地方。他的死,是死于“士为知己者死”的封建观念,这是不可取的。

时代在前进。当前,新中国已巍然屹立于世界,再也不是以前那样任人宰割的旧中国了。国家稳定团结,改革开放形势大好。香港已经回归,洗雪了我百余年来的耻辱,更令人鼓舞。台湾尚未团圆,国家没有完全统一。但读了《陈布雷大传》,我觉得我们正是应该借鉴历史,接受教训,从团结奋斗振兴中华着眼,共促统一之成。不仅国共两党应该携手合作,在台湾的其他政党和炎黄子孙都应该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现正是中华民族重新振作奋发腾飞的契机,愿借以寄语在台国民党诸同仁和台湾同胞,希望大家能从祖国的统一大业出发,解脱旧的思想束缚,跳出小圈子的局限,共同携手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为子孙后代的幸福同创千秋功业!

1997年7月

(注:本文作者毛翼虎先生,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民革浙江省副主委、民革宁波市委名誉主委,宁波市政协副主席,已于2004年去世。)

陈布雷日记解读(代序)

王泰栋

为了写《陈布雷大传》，我征得布雷先生二公子陈过老人和布雷先生孙女陈重华女士的同意，借来布雷先生1935年2月至1948年11月12日之日记29本（缺1941年上半年半年）。这29本日记原件已由布雷先生亲属捐赠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按照惯例，将复印件回赠给其亲属。所以我看到的是复印件，不过字迹还是很清晰，基本上保持原样。

这29本日记，全部是蝇头小楷，用毛笔书写，写在专用的文渊阁稿纸上，16开，每面平均500字左右，每篇注明月、日、星期、天气、晴雨，还有温度（华氏）。4404天，每日不间断，一个月之回溯、并记、杂感等，也有剪报、图片等。布雷先生真可谓有心人，留下了这么宝贵的史料，而且基本上没有错字，没有别字，也没有漏字，估计最起码在150万字，一口气写下来，坚持4404天，真令人肃然起敬。

这12年8个月时间正好是布雷先生跟上蒋介石，在侍从室作幕僚长，其中又有八年抗战，因此日记所记应该是与这段重大历史有关的真实纪录，是第一手史料，弥足珍贵。不仅具有参考价值，也有研究价值，更兼有欣赏价值，仅就这150余万字的小楷而言，笔力苍劲，文字简洁又传神，常常一句话，三四个字，就把事物写活了。我仿佛看到一位老人在深夜奋笔疾书的情景，在笔下喷吐出他的内心世界，为后代留下了多少宝贵的史料啊。

陈布雷作为蒋介石的“文胆”，其首要任务当然是为蒋起草重要文告，自1927年春在南昌第一次见蒋介石，为蒋起草《告黄埔同学书》以来，以后，凡蒋的重要文告，差不多都经陈布雷之手，诸如1928年6月随蒋去北平，为蒋起草《祭告孙总理》文，1934年9月，秉承蒋的旨意，起草《敌乎？友乎？》长文，这篇长文因为非常敏感，在国难当头之时，“连日本是友是敌都怀疑起来了”（鲁迅先生语），蒋介石和陈布雷商议后是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在1934年10月号的《外交评论》上。1935年以后日记记录的是抗战8年中的重要文告，如1936年10月31日，蒋介石的50岁生日，蒋介石自己提出要写一篇《报国与思亲》。以往重要文告一般由陈布雷两三天内写成后，经反复修改就以蒋介石名义发表在报纸或广播，惟1936年西安事变，蒋介石回来，陈布雷除了为蒋起草对张学良、杨虎城训词以外，就是为蒋介石编写《西安半月

记》，全文也仅一万几千字，初稿写就也不过两三天工夫，但反复修改，从1937年1月改到4月，陈布雷心情烦躁。日记中有详细的记录。陈布雷为蒋起草文告最顺利，影响最大，使蒋介石在国内外赢得较好名声的是抗战爆发的一些文告，如七七抗战全面爆发后，7月19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的《最后关头》一文，蒋介石慷慨激昂宣布：“……如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这些名句，对于动员全国人民抗战起了鼓舞作用。最著名的，是1938年陈布雷在武汉，在日机轰炸下，为蒋介石起草的《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这篇6000字的文告陈布雷确是倾注了全身心写就的，当时《大公报》主笔张季鸾评论该文谓：“淋漓酣畅，在统帅昭告全国之书告中当不能更详尽于此，篇幅虽长而不觉其冗，气势旺盛，通体不懈，是抗战前途光明之象征，”陈布雷对自己这篇为蒋起草的文告也甚满意。这篇文告用五种语言，向国内外广播，海内外各报，一律在头版头条刊出，蒋介石的抗战决心赢得了国内外读者的赞扬，日本方面由此一方面加紧对汪精卫的诱降，一方面再也不以蒋为对手诱降，而是加紧轰炸，必欲置蒋于死地，甚至连蒋的老家溪口也轰炸得一塌糊涂，将蒋的元配夫人毛氏也炸死了。

陈布雷为蒋介石起草文告，真可谓呕心沥血之作，而且连日抱病写作，他在1939年“一月份之回溯”中记载：“本月共卅一日，适当汪变发生之后，舆论复杂，人心激动，中枢处理此事，甚费苦心，二十日以后举行五中全会，先后十日，故本月中起草文字及奔走接洽之事较繁，全月共见客六十人，访友九次，出席招待中央委员会会餐五次，阅定普通讲话稿四篇，起草重要文电九件，核阅对外谈话稿一件，为蒋夫人改定论文五篇，修改全会中关于国际问题讲演一篇（惟果起草），修改告教育界及士绅书一件，撰拟全会开会词一篇，又闭幕词初稿一件，参加起草全会宣言（先后修改四次），又修改精神总动员纲领二次，核阅提案及计划方案等文件……”一月之中就接待了60位客人，开会、会见50多次，起草改稿达30余次，工作量确实是超负荷了，而这种政治文告使陈布雷觉得“最感支绌之苦”，于是陈布雷也会在日记中发点小牢骚，如1939年10月6日日记记：“……三时醒动笔，题目太大（注：起草告国民书）而委座所欲容纳之词又似太细小而具体，安排斟酌甚苦……”但是蒋氏夫妇对陈布雷是厚待的，所以陈布雷在日记中说：“……得电话准许并嘱静养，其曲加体谅处，令余感动于心……”戴季陶告诉陈布雷说：蒋先生对其说过，最苦劳的是布雷了。于是陈布雷又感激涕零，特别是陈布雷50岁生日，1939年的12月24日，蒋介石亲笔给陈布雷写了祝寿词，陈布雷在12月24日日记中记：“……奉委员长手示，以余明日生辰，手书‘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八字相赠，瞻对感激，作一长函报谢，午刻，蒋夫人制作饼饵相贻，亦函致谢……”

陈布雷日记中还有一大特点是，这13年来，凡国内外大事，都有所记载，红军是1934年10月开始长征的，蒋介石曾在这一段时期入川、滇、黔，一方面是“追剿”红军，一方面是控制地方军阀，陈布雷随侍左右，所以都有记载。其他如两广事变，西安事变，抗战开始，庐山谈

话会,撤出南京,武汉抗战,汪精卫投日与苏、美、英等国外交,抗战胜利,旧政协,国民大会,李闻被刺,学生游行,所谓币制改革,华北东北战局等都有记载。当然,由于其政治立场关系,认识问题角度不同,但国内外重大事件之发生日期、人物、因果还是可供后人参考的。如蒋介石与史迪威、罗斯福关系之始终、前因后果都是第一手的资料。

凡国内党、军、政、教、文、商各种著名人物,陈布雷奉蒋介石之命多有接待,而陈布雷却坚持不加入任何派系,私人不作任何拉关系之事。这大概也是蒋介石非常信任他的原因之一吧!所谓党国元老吴稚晖、林森、冯玉祥、CC的二陈、朱家骅、张道藩、孔祥熙、宋子文自不用说了,教育界的胡适之、吴贻芳,还有文化界郭沫若、谢冰心、吴文藻、张澜、罗隆基,甚至王晓籁、虞洽卿、黄金荣、杜月笙等日记中都有记。接触最多的还是新闻界的张季鸾、王芸生,对张季鸾关系较深,张之去世,陈布雷还专门为张撰写了一篇悼念文章,这也是少有的。此外,对新闻界后起之秀如徐铸成、浦熙修(接受采访)也有接触。共产党方面人物,周恩来、吴玉章、董必武等,陈布雷则是陪同接见,令人奇怪的是张国焘也几次找到陈布雷。与陈布雷关系比较密切的是邵力子和张治中,日记中多有提到,而且情如兄弟,但并非搞派系,军、警、宪、特方面头面人物如陈诚关系较好,戴笠、康泽等也有接触。最令人不可思议者,在重庆时,陈布雷还接待过章士钊老先生,章士钊曾托陈赠蒋介石两件文物,一是左宗棠的藏墨,二是曾国藩的一颗图章,“训练强兵动鬼神”,陈布雷在日记中记章士钊说:“此语非蒋公无可当者,故以章贻之,”陈布雷记“敬收而谢之,将转呈焉……”。陈布雷大概认为这颗图章还有点意思,在1943年3月10日日记左下角盖了下来,作为纪念。陈布雷对蒋经国印象颇好,日记中多有褒扬之词,侍从室人员中,与陈方、李惟果关系较深,对其同乡同学沙孟海也有记载,综观其所接触人物之评述大体也符合历史事实,如对吴贻芳女士,他日记中记其是:“教育家清苦之风格”、“令人钦佩”。如对冯玉祥认为“……其语言深入浅出,明白晓畅而动人,实通俗宣传第一流好手耳……”。认为沙孟海为人比较方正,因为1944年沙母在鄞县故乡病故,陈布雷私人赠以葬礼(一笔钱),沙孟海退还,陈布雷8月28日日记中有记“……孟海来谈,不肯受余个人致赠太夫人丧事之赠仪……”

陈布雷日记中还摘抄了许多国内外重要资料,很有参考价值。如1935年8月日记中有记鄂、湘、赣、皖四省水灾资料:“今年水灾之重,以湖北而论,较之民国二十年时过之,据许世英视察后所发表之鄂、湘、赣、皖四省灾民约逾千万,田地被淹达十万平方公里,公私损失不下五万万元,而冀鲁豫尚不计焉。鄂主席呈中央之电谓受灾四十九县,以淹没面积占全省三分之二强,农民当在三百万左右,又湘省所发表之调查稿,受灾县份二十余,被灾面积二万余平方公里,合二万万余亩,灾民约四百万云(陈布雷在这里还打了一个问号),又鲁省尚未有报告,惟报载鄆城代表所谈谓,该县被淹八百村,已陆沉四百村,毁田禾八千顷,死亡二千余人云……”。陈布雷日记中所摘录全国公路交通、教育等进出口货等资料颇多,对英、美、日等国之军事生产资料也多有摘录,如1943年8月31日日记后有“日本飞机生产之数量及

质量”(四月下旬王口生报告)，“一九四一年九月至一九四二年六月日本陆军飞机为三千零九十架，海军飞机为二千五百零八架；而一九四二年七月至一九四三年六月生产量，陆军飞机增至七千四百卅五架，海军机增六千二百七十一架，分别陆军机增百分之二百八十六，海军机增百分之二百四十三”，大量国内外有关史料都具有参考价值。

陈布雷日记中还记下了许多遗闻轶事。他追随蒋介石巡视云、贵、川、滇，每到一地必查阅地方志书，如1936年6月30日阅南诏野史，在日记中详录了元时梁段二国孔雀胆故事，诗书原文十三首，“二千余字，不但全文抄录，而且加以注释，”如(八)阿口悼亡词中第二首“吾家住在雁门深。一片开云到滇海。心悬明月照青天。青天不语今三载。欲随明月到苍山。误我一生踏裹彩(陈注：锦被名也)。吐噜吐噜段阿奴(陈注：吐噜可惜也，阿奴以称夫婿)。施宗施秀不识歹(陈注：歹不好也，施宗施秀亦云南人，不善终者)。云片波鳞不见人。押不芦花颜色改(陈注：押不芦花，北方起死回生草名)。肉屏独坐细思量(陈注：肉屏，骆驼背也)。西山铁立霜潇洒(陈注：铁立松木也)。”郭沫若以此写了一本《孔雀胆》大戏，而陈布雷

所摘录则是原汁原味的民间叙事诗，而且都加以注解，可见他在摘抄时是访问过人的。还有是1935年7月25日日记中摘了一段“支那名称之由来”，真是前所未闻，原日记是“任乃张君所著西康图经民俗篇，任君南充人，之久居西康，多亲历之谈，其中所记‘支那名称之由来’，谓康藏呼茶为‘甲’，华人为‘甲米’，中华曰‘甲拉’，拉地也，即谓茶产之地也。陆羽茶经‘其名一曰茶，二曰□，三曰□，四曰茗，五曰□，’盖我国古音固呼茶为□，番人所称之‘甲’，实□之译音也。藏人嗜茶若命，故以茶代表华人华地，阿刺伯感受藏语，亦呼中华为甲拉，后传于欧洲，其音微讹而为 Chana 矣。”产茶之地为“甲拉”，此一说较瓷器为支那之说更胜一步。陈布雷不仅自己研究风俗人情、搜寻遗闻轶事，而且录了三保太监郑和父墓志铭寄其大

十一月三日 星期五 陰雨 六十二度
 大時起近午李務院聞而精神特見振發殆因氣候陰鬱不見日光故作事一息不
 也聞關於四川省政之材料及其地方預算等件以陰雨不得出門特先暇午於小憩一
 時意海元未改任和德君生活甚困窮乃函介於行政院其意全屬山此無難力始允一試
 而也聞之修部之主任處理及修文電子傳述所未及一亦夜宴馮海元在談中亦
 十一月四日 星期六 晴 六十三度
 為所引起聞外王指教多件處理中官談之特報四十四件皆已成時未及官閱與官
 一因所請為也位部事亦繁張有若干官官務相上談談上談知官官力抗期期中一城今
 口上平官請下午始到時已覺倦仍寫入外校並向部上堂者由部則片雖未盡形勢腐弱

陈布雷日记手迹

哥、四弟一阅,因其大哥、四弟对文史典故亦颇喜爱。

陈布雷日记还破解了许多传记作者对他如何入蒋之幕以及对女儿陈璉婚姻、被捕释放之谜。关于陈布雷究竟是谁介绍给蒋介石的,有两种说法,一为李一氓老说是由他向蒋介石推荐的,北伐前由共产党人介绍一说也有流传;一说是张静江、虞洽卿介绍给蒋的。陈布雷日记则明确道破了这个问题。陈布雷在1948年9月20日曾游西湖,至满觉垅赏桂花,他在日记中记“……在临江轩上稍坐,十六年四月偕大哥谒蒋公于此,蒋公称余文能婉曲显豁,善于达意,即在此对静江先生所语也,以此因缘,浮沉政海二十一年矣……”,我问过陈纪怀先生孙女陈明楞老人,陈大姐谓蒋任北伐军总司令本宜请陈纪怀为其机要秘书,因陈纪怀年老,又不愿在一下辈蒋介石手下工作,推荐其从弟(小陈纪怀18岁)陈布雷给蒋介石,陈布雷日记证实了这一点。关于陈璉被捕释放之关节,其实陈布雷在1947年日记中记得很明白,11月19日日记“……委座邀留午餐,告余以怜儿之事……”,12月25日日记:“……盖当局察知彼系被人欺蒙而加入民主青年同盟,但历史甚浅,亦无活动,故准由余领出管教(惟不准其在外活动),”12月29日日记:“……与默等商如何劝慰怜儿之法,殊苦无术,以其此次回寓后长日悒悒无欢也……”,12月30日日记:“……携璉儿往访蒋夫人,承其殷殷询问璉之身世学业,并对余谈宗教哲学……”。这就是说陈璉并未承认自己共产党员身份,蒋介石亲自过问这件事,叫陈布雷“管教”,而陈布雷又“苦无术”,陈璉还“悒悒无欢”,去访了宋美龄,宋也一般地垂询,大谈宗教而已。回忆“文革”中上海造反派一再对陈璉威逼,诬说陈璉叛变了,是毫无根据的。陈布雷的日记破解了许多谜疑之事,是很好的一个佐证。

陈布雷深受儒家思想之影响,很重视自身修养,日记中多“自省”、“箴言”之类,1947年1月日记中还有“治心之要”9条,还摘录了托尔斯泰语录4条,什么“一个人为他人而生活,才可以永远幸福”等等,作为座右铭以自励。所以被蒋介石称为“当代完人”。当然,蒋之称其为完人,一方面是因为在政治上完全站在与蒋一致的立场上,是忠于蒋个人的,陈布雷日记中甚至几次提到自己是“愚忠”。另一方面,陈布雷在个人道德、操守、人格上确实是一直保持“淡泊”、“清廉”的,对工作日夜操劳,兢兢业业。对朋友,对兄弟,对家庭堪称模范。1946年抗战胜利,陈布雷自重庆飞回上海,5月27日日记记述“……秦润卿、张申之、俞佐庭先后来访……”,这几位都是宁波商界名人,特别是秦润卿是慈溪同乡,上海钱业界领袖,抗战时不愿事敌,是爱国的,陈布雷遇见同乡当然很高兴,但当这些金融界头面人物请他当顾问时“……俞佐庭君来访,为四明银行董事会,聘余为顾问,并谓将赠车马费,余婉谢坚却之,佐庭乃谈他事……”(5月30日日记),比之国民党大小官员抗战胜利发劫收财、“五子登科”来说,陈布雷的清廉是难得的,陈布雷当时连住房都无法解决。

陈布雷为蒋介石拟写文告,可以说是苦差使,如1941年11月13日,为了起草参政会开幕词,这么一篇篇幅并不大的文章,就花费了三四天,他记下了蒋介石“口授要旨,繁复曲折,颇觉行文组织,难于自然,而说理陈词,未能惬当,彷徨绕室,几乎不能下笔,至晚八时,犹只